

魯隱公弑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

桓公名軌史記名允又一名兀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弑兄自立在位十有八年謚法辟土

服遠曰桓

庚午

周桓王九年

元年

陳桓公三十四年杞惠公二十二年宋殤公九年齊僖公二十年秦靈公

辛未

宋莊公四年

二年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辛未

宋莊公四年

二年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宋華督殺孔父取其妻弑殤公立穆公子莊公馮

懼公

遂弑殤公

督弑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公名馮穆

公怒督懼

公怒督懼

公怒督懼

公怒督懼

公怒督懼

三年

出居于鄭至是

召而之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桓元年

魯臧哀伯諫納采
鼎

所造也華督用之以後大鼎部國下陳鄭皆有賂華督諸
鄭而賂四國也故遂相宋公諸侯不討而莊公德其立
夏取部大鼎于宋魯桓公取所納于大廟以相納于魯
大非禮也受紂逆者之賂器而汚臧哀伯諫曰哀伯魯
子伯之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日臨照百官之君也昭德謂
昭明善德使益彰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猶懼或失之
使逆命者止絕也人君當以此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
如此猶恐也故昭令德此下言昭德日示子孫以為後嗣
失國家也故昭令德此下言昭德日示子孫以為後嗣
是日清廟茅屋廟宗廟也清者肅然清靜大路越席大
玉路祀天之車也越席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也不染食
結早為席也越戶也反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也不染食

不鑿不精也染食染盛之黍稷也昭其儉也九此所以昭

衣也幅今之行滕謂幅束其衡統紘紘者統冠之垂者

鞞鞞曰鞞鞞下飾曰鞞鞞率以鞞為之鞞率音律鞞補頂反鞞布孔反鞞

厲游纓纓鞞大帶也厲大帶之垂者也游音旒昭其數也此

德之數也火龍黼黻裳之飾也黼象斧之形也昭其文

也其德之文也昭五色比象所服器械之有五色皆昭其

物也其德之文也昭錫鸞和鈇鸞在鑣和在衡鈇在旂

也其德之文也昭錫鸞和鈇鸞在鑣和在衡鈇在旂

也其德之文也昭錫鸞和鈇鸞在鑣和在衡鈇在旂

則有聲錫音揚昭其聲也其德之聲也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也盡於旂旗

昭其明也其德之明也夫德繼上文昭德之儉而有度謂其尊卑之制度也

昭其儉也其德之明也登降有數謂昭其數也文其尊卑之制度也

物曰紀之謂昭其文也聲明曰發之謂昭其聲也

湯此曰臨照百官如此昭德而百官於是乎戒懼

無不戒謹無不恐懼而不敢易紀律而不敢變易國今滅德立違

此不言桓公受賂之事謂桓公不昭其德而實其賂器

於大廟而實其所賂之曰明示百官如此而以百官象

之君既受賂而百官從而象之其又何誅焉上之所得而誅責也國

家之敗國家所以有由官邪也蓋由百官官之失德官

之所以失德而回邪者寵賂章也蓋由人君受賂郜鼎在廟今以

納于章孰甚焉其寵賂之彰武王克商昔者武王伐

九鼎于維也武王克商而遷于維維音洛義士猶

或非之武王順天應人克商遷鼎而而况將昭違亂之

賂器於大廟昭著于太廟以明示百官其若之何其

照百公不聽伯不聽哀周內史聞之曰周內史之官聞哀

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言必有後於魯也君違不忘諫

之臣德桓公雖滅德立違而哀伯以昭德諫之拳拳不

三傳切詳 桓三年

抗王師也為魚麗之陳魚麗陣名其法見先備後伍

伍承彌縫謂以伍承備

戰于緇葛緇音鄭地王卒大敗而鄭師奔

祝聘射王祝聘鄭大夫聘音食中肩無射王中有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不欲况敢陵天子虜桓

荀自救也言不得已而禦王志在社稷無

墮多矣不墮墜其社稷其為夜鄭伯使祭足勞王其夜

且問左右莊公以不朝見討不知

魯桓公

隨季良諫追楚
武王師楚武王名
能通

請命而敢抗王師至于射王中肩其無君不道甚不臣

乙亥六年陳厲公佗元年是歲蔡人殺陳楚武王侵

隨楚蠻荆之國芊姓子爵始封之君熊繹傳至使蓬章

求成焉蓬章楚大夫求成求軍於瑕瑕地名楚

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侯寵愛之大夫也董成

鬪伯比言於楚子曰鬪伯比亦吾不得志於

漢東也漢水名伯比言我楚國所以我則使然蓋我楚

我張吾三軍我楚方且張而被吾甲兵使三軍之人

楚威蓋之可懼則故難間也所以難於離間其心也楚相與協力而謀我故難間也

漢東之國隨為大此下乃伯比為楚畫策言漢東諸侯之國惟隨國為獨大隨張若

使隨君心自必弃小國隨必棄絕小國離心則隨而後納少師

孤之勢楚之利也隨勢孤而無援少師侈隨之少師素自侈大請羸

師呂張之欲使楚子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熊率

且比曰且比亦楚大夫也季梁在言必能諫其君何益

楚雖羸師無補於事鬬伯比曰言今雖未得志而少師

得其君謂季梁雖能忠諫不過一見從耳不王毀軍而

納少師楚子從伯比之計乃少師歸少師入楚軍請追

藏精兵而後納少師

楚師少師不知楚計謂楚隨侯將許之信少師季梁止

之季梁果諫止隨曰天方授楚言楚勢方盛楚之羸楚

以示其誘我也蓋藏其精兵而君何急焉言當緩以圖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能抗大國者小道大淫必小國

大國淫僻如是所謂道承上文而說忠於民而信於神

乃可與敵也所謂道道字之義忠於民而信於神

也盡已為忠誠實為信忠於上思利民忠也為君而盡

所謂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官史官實其言辭而不

民餒而君逞欲今民皆飢餒而君縱其祝史矯舉呂祭

祝史詐稱功德以告於臣不知其也如此則是晉國

鬼神是無正辭之信也臣不知其也無道而楚亦未

為淫僻未見 公曰吾牲牲肥腓性牛羊豕也。腓音全。徒也。

其可敵也 忽粢盛豐備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豐厚也。音成下同。何則不信言我

之事神如此何對曰夫民神之主也季梁言鬼神依人而行故民為神之

是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所以古之聖王先

致力於故奉牲曰告曰故祝史奉牲博碩肥腓言其牲

肥謂民力之普存也言告神以博碩肥腓者蓋緣民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惟民力普存故能養育以時所以

蕃音謂其不疾疫蠶也惟民力普存故所養之畜飲食

也瘵七木反謂其備腓咸有也惟民力普存人皆逸樂

也奉盛曰告曰祝史又奉粢絜粢豐盛言黍稷之絜謂

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言告神以絜粢豐盛者蓋

於農使盡力耕耘故泰酒醴曰告曰祝史又奉酒嘉粟

有酒而將之以敬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言告神以嘉粟有酒者蓋緣上之羣臣下所謂馨香

也言告神以嘉粟有酒者蓋緣上之羣臣下所謂馨香

也言告神以嘉粟有酒者蓋緣上之羣臣下所謂馨香

也言告神以嘉粟有酒者蓋緣上之羣臣下所謂馨香

也言告神以嘉粟有酒者蓋緣上之羣臣下所謂馨香

和道可

臣父

於是

桓六年

鄭莊公使太子忽
救齊僖公敗我師
齊昏

降之福惟忠於民而民和故力則有成祭則受福而

今民各有心今隨國之民各而鬼神之主民為神之主

鬼神無主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將吐之必

君姑修政君宜且修政事而親兄弟之國諸姬姓之國

庶免於難庶幾可免於楚隨侯懼而修政隨侯聞季梁

而修楚不敢伐姑與為成侯其釁而後伐○北戎伐齊

北戎即隱九年鄭犬子忽帥師救齊齊僖公使子忽帥師救

之天大敗戎師忽所敗公之未昏於齊也魯桓公三

姜齊侯欲召文姜文姜未嫁魯桓公之前

下去声犬子忽辭不肯娶人問其故何故不娶犬子曰

人各有耦言人各齊大齊大非吾耦也言與齊為耦詩

云詩大雅自求多福言順理則在我而已不與齊為耦詩

大國何為何必倚大國君子曰善自為謀君子論鄭忽

而不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齊侯又請妻之

時文姜已嫁魯桓齊固辭不肯娶人問其故為不娶大子

曰無事於齊言往日不曾吾猶不敢娶齊之女今召君

命奔齊之急今奉吾君之命而受室召歸乃因此是

召師昏也是因用兵而昏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

桓六年

魯桓公六年生子
莊公

國風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
國之助至于見逐又披左氏曰善言為謀其載祭仲之
言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若
也與詩序之言實相表裏然此皆以成敗論是非也惟
東萊呂氏云忽得之于薛昏而失之于微弱使其不辭
而娶文姜則拉魯之禍不在魯而在鄭誠哉是言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魯桓公生子名公問名於申繻公欲

命子之名問申繻對曰公桓名有五言名子有信以名

有義以德有象以類有假取於有類取於呂名生為信

若公子友生而有文在其呂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

手曰友因命名為友也呂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

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而人有饋鯉者取於父為類若

國武王名發知其呂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

必能發兵誅暴也呂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

子曰同生與父不呂國本國君之子不以為名不呂官官職之號

為不呂山川不以本國山不呂隱疾字為名避不祥也

不呂畜牲不以六畜不呂器幣帛之類為名周人呂諱

事神自啟以上未有諱法周人尊名終將諱之既有諱

名之後終久諱故呂國則廢名之號是廢其國名也

呂官則廢職以官為名則終諱此官呂山川則廢主以

川為名則必改其山川呂畜牲則廢祀不敢用此牲以

祭是廢呂器幣則廢禮以器幣為名則不敢用此晉呂

僖侯廢司徒此引實事以蓋之晉侯名司宋呂孟公

魯桓公

廢司空

宋孟公名司空故廢司空之官而改先君獻孟

廢二山

魯獻公名孟孟公名敖故更以鄉名具是也

物不可呂命

所以九國命子之名也公曰是其生也與

吾同物

物類也桓公言此命之曰同遂命名曰同蓋用

丙子七年

陳厲公躍元年是歲曲沃武

丁丑八年

晉侯緡元年曲沃武公緡晉其冬王命魏仲

緡元年又秦靈

隨少師有寵此事祖在六年隨少師楚

鬪伯比曰可矣

伯比前年謂少師得其君讐有彘讐謂

少師得寇

不可失也此不可失也楚子伐隨言而伐隨

楚武王敗隨師

軍於漢淮之間

軍於漢水之南季梁請下之季梁請隨侯

弗許而後戰

楚子不許從與戰所呂怒我而怠寇也下

楚師怠弗許則我師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請速與

不然速戰將失楚師

楚師而後隨侯禦之不從季

望楚師

楚師見季梁曰楚人上左季梁傳言楚國

君必左

言楚若必在左軍無與王遇

且攻其右

且先攻右無良焉右軍王不在必敗

偏敗

而敗其右衆乃攜矣則左軍不攻少師曰不

當王

少師又謂若攻右非敵也如此則是不從從季

桓七年

梁而從戰于速杞速杞隨地名與隨師敗績為楚所敗

少師曰隨侯逸隨侯走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也隨及楚平既敗而服楚子將不許楚子意欲滅隨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伯比言隨有少師如人之有疾病

聲隨未可克也前言讐有彙不可失故今乃盟而還謂

既平故為盟而還言天去其疾而未可克也

戊寅九年秦出公

巴卯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姬姓國公爵周太王之弟也

魯桓公

虞公貪玉寶劍而失國

虞公求旃旃之也虞公弗獻虞叔弗獻既而悔之曰虞叔

為懷璧其罪言匹夫何嘗有罪益由人利其璧吾焉用

此虞叔謂我安用其目賈害也言適所以為罪也乃獻之

乃獻玉又求其寶劍虞叔有寶劍叔曰是無厭也言公

於虞公又求其寶劍虞叔有寶劍叔曰是無厭也言公

所求不已是無厭無厭將及我必將殺我遂伐虞公乃

兵伐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東萊曰虞公以貪

庚辰十一年是歲鄭莊公卒祭仲立公子忽是為昭公

公子突歸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公楚屈瑕將盟貳

子突歸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公楚屈瑕將盟貳

楚莫敖敗師於蒲騷

軫楚大夫屈瑕將與或軫 鄖人三蒲騷 鄖國名蒲騷

國出兵於蒲騷 音消 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 鄖國同伐屈瑕

音了 莫敖患之 特屈瑕為莫敖之官 關廉曰楚大亦

鄖人軍其郊 關廉謂鄖人在蒲 必不誠 特其近城且日

虞四邑之至也 時曹人約四國同伐楚 君次於郊郢日

禦四邑 關廉使屈瑕統兵於楚郊 郢地以井反 我日銳師宵

加於鄖 關廉自統精兵 鄖有虞心 四國必來 而恃其

城 又在郊內 莫有關志 鄖兵必無 若敗鄖師 鄖師既為

四邑必離 四國聞鄖師之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疑楚

兵以益其兵 請於 對曰師克在和在不在衆 關廉謂兵之所

心之和不 商周之不敵 人伐紂紂師其旅若林 盍

王兵少而勝 君之所聞也 乃屈瑕之所素知也 成軍日

紂兵多而敗 又出 又何濟焉 何必請於王 莫敖曰卜之屈

出言一軍而 又出 又何濟焉 何必請於王 莫敖曰卜之屈

未信更欲 對曰卜日决疑 關廉言有可疑之事 不疑何

卜其吉凶 對曰卜日决疑 關廉言有可疑之事 不疑何

疑者何卜之 有 遂敗鄖師於蒲騷 果為楚兵所敗

卒盟而還 楚卒與或軫二

辛巳十二年 鄭昭公元年 時出奔在衛 是歲陳厲公卒

惠楚伐絞 楚伐絞國以黨 軍其南 莫敖屈瑕

公楚伐絞 治鄖人之黨 軍其南 莫敖屈瑕

莫敖採樵以致絞

桓 十五年

曰屈瑕為楚絞小而輕絞國小而輕輕則寡謀惟其輕敵必無

謀請無扞採樵者臣誘之樵之行軍之法別有役徒以供承

獲三十人楚之役徒采樵者明日絞人爭出楚人遂輕

楚師而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之入山采樵者無人扞楚

人坐其北門楚人用兵守絞之而覆諸山下於所采樵

之山下覆大敗之不知山下有伏兵故為所敗為城下

之盟而還深城下之盟諸侯所

魯桓公
壬午十三年陳莊公衛元楚屈瑕伐羅去年楚伐絞羅國

莫敖敗于羅而自儘

代鬬伯比送之送屈瑕還既送而反謂其御曰私謂其御莫敖

必敗言屈瑕此行必舉趾高甚高心不固矣知其心之

不堅固也蓋屈瑕恃遂見楚子曰必濟師伯比入見楚

瑕必敗故以益兵楚子辭焉楚王不知其入告夫人鄧

曼楚王之夫人乃鄧曼曼曰大夫其非

衆之謂夫人在於益兵也其謂若撫小民臣信

卒以恩信也訓諸司德而率之以令德而威莫敖

曰刑也獨以刑威加之莫敖狃於蒲騷之役以

然者緣屈瑕敗東乘云屈瑕之敗在絞而不在蒲騷將自用

也將自用其計必小羅必以羅國為君若不鎮撫君若不
刑罰鎮之以其不設備則取敗也夫固謂君訓
衆而好鎮撫之而伯比之意蓋欲楚王教訓士卒
而勸之召軍之諸司而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言告屈暇以上天之意不少假借於慢
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行若其不然則伯比已知楚兵
忍楚子使賴人追之楚王聞鄧曼之言乃不及遠故追
及莫敖使徇于師曰屈瑕使人宣諫者有刑言敢以伐
者將加及鄢水屈瑕兵至鄢亂次亂次亂次亂次亂次
以刑及鄢水亂次亂次亂次亂次亂次亂次

魯桓公

祭仲專鄭政鄭厲
 公謀之其壻雍許被
 逐

因是遂不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
兩軍之戎夾攻屈瑕大敗之屈瑕之兵
癸未十四年是歲齊僖公卒于諸兒立是為公
甲申十五年齊襄公同秦蒍出公元年是為公
宋人所執逐昭公而納鄭伯患之仲之專政使其壻雍
厲公遂專鄭政祭仲之壻音細糾雍姬知之雍姬祭仲之女
糾殺之殺祭仲也祭仲之壻音細糾雍姬知之雍姬祭仲之女
其夫將謂其母曰雍姬問父與夫孰親雍姬欲告則殺
殺祭仲謂其母曰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夫不告則殺
故問二其母曰人盡夫也母之言九人若父一而已我
者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母之言九人若父一而已我
者性有一胡可比也言夫之親也遂告祭仲曰雍姬以
父而已胡可比也言夫之親也遂告祭仲曰雍姬以

周莊王桓子

桓公

衛宣公取伋婦為妻

於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言雍糾將棄我妻室而烹祭仲以祭之於郊舍

捨吾惑之音捨其事曰告故以告我父祭仲殺雍糾祭仲遂尸諸

周氏之汪陳雍糾之尸公載厲公憐其見殺故曰

謀及婦人言雍糾不密其事宜其死也所所以為祭仲厲

公出奔蔡公畏祭仲害昭公入於衛而立之

乙酉周莊王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上注曰烝夷姜宣公之庶

母蓋父有子之妾也生急子夷姜所生屬諸右公子右公子名耿宣公

燭為之娶於齊而美急子既長宣公為之娶妻於齊是為宣姜有美色為去聲公取

之宣公見其有色遂自取之即新生壽及朔宣姜生二子朔即惠

公屬壽於左公子左公子名洧宣公也夷姜縊失寃而自縊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母急子合謀而構公使諸齊宣

信其交構乃使急子使于齊國使去聲使盜待諸幸宣公欲殺急子先使

將殺之待急子來壽子告之壽子知其事使行欲使急

他不可急子不肯曰弃父之命急子言父命為使而惡用子

矣安有棄命之有無父之國則可也言有無父之國乃

為人所及行將急子飲曰酒壽子欲竊急子之旌故壽子

載其旌曰先得之遂載以先行欲代兄死盜殺之盜

急子遂殺之急子至至盜所曰我之求也使汝殺我也

桓子年

魯桓公

齊襄公侵魯

此何罪壽子何罪請殺我虜汝何不殺我子又殺之盜又殺急
乘舟詩序所謂衛宣公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二公子故怨惠公
公今皆為宣姜惠公讒
賊而置之死也故怨之
子逐之而立黔
年黔其廉反
惠公奔齊
史記在去年至前
公六年乃復國
丙戌十七年
是歲魯桓公卒哀侯立
鄭高渠弼弒昭公立公子廔
齊人侵掠疆吏來告
魯國境界疆吏來告
事司疆場之慎守其一
但當謹守吾
而備其不虞
而預
測之外不姑盡所備焉
汝且及其備
事至而戰
則與接戰
又
何謁焉
於我也

魯桓公同文姜如
 齊之襄公淫其妹
 使彭生脅殺魯桓

丁亥十八年
齊哀侯薨子儀元年是歲齊人殺鄭公將
子廔及高渠弼而立子儀是為鄭子

有行
桓公將
遂與姜氏如齊
將因出行而夫申繻曰

女有家
申繻諫公言女
男有室
男當安於
無相瀆也
此

則男女謂之有禮
不相瀆
易此必敗
反必有禍亂之敗

公遂及文姜而齊
不從申繻之諫
齊侯通焉
齊襄公文姜之兄

山詩序所謂鳥獸之
公謫之
桓公知之
呂告
文姜被責

行淫乎其妹者也
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享禮既

革反
夏享公
齊襄公為燕享
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畢桓公

登車齊侯使彭
公夢于車
彭生多力齊侯使之
魯人告
生與公同乘
于齊曰
魯人以公夢
寡君畏君之威
言我魯君畏
不敢
齊君之威嚴

桓十七年

周莊王殺其臣周
公黑肩

寧居不敢安來修舊好所以至齊國而講禮成而不反

而享禮既畢無所歸咎由無所訴罪惡於諸侯

諸請言因彭生與公同車而致公死彭生除之請殺彭生而除耻辱之惡也

殺彭生從魯之請也為莊公○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

子克周公即周桓公也名黑肩辛伯告王周大夫辛伯

告於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與莊王同王子克奔燕克與

周公同惡故出奔燕國燕音煙初子儀有寵於桓王子儀即王子克桓

愛桓王屬諸周公桓王以子儀付託周辛伯諫曰諫周

竝后妾得先匹嫡庶子得先兩政臣擅國政耦國大勢強

而如亂之本也四者有一皆周公弗從王子克四嫡而

辛伯之諫故及所以至是而及於

左傳句解二卷終



所
圖
書